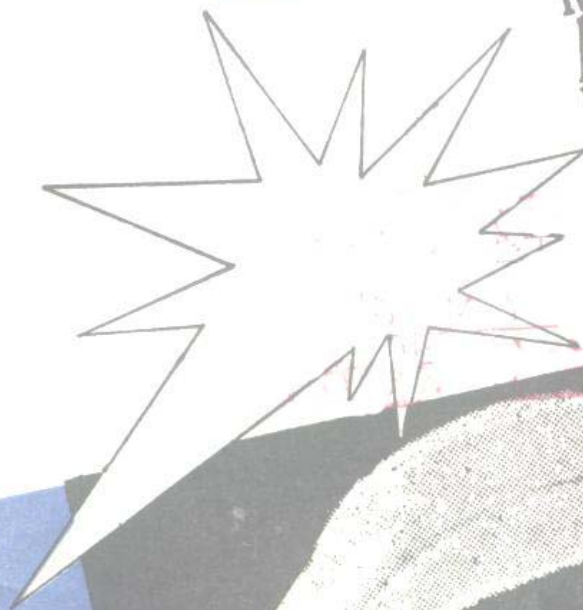


[美] 埃·罗斯福著 晓培译

白宫迷雾

● ● ● 谋杀与第一夫人

MURDER
AND THE
FIRST LADY
BY ELLIOTT
ROOSEVELT



MURDER AND THE FIRST LADY

白宫迷雾

● 谋杀与第一夫人

〔美〕埃·罗斯福著 晓增译

中国·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白 宫 迷 雾

——谋杀与第一夫人

〔美〕埃·罗斯福著

晓 培 译

责任编辑：朱树诚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1985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62,000 印张：8.125 印数：1—89,900

统一书号：10456·2 定价：（平 装）1.65元
（简易精装）1.20元

电梯的门开了，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用他强有力的手臂把他那铁木结构的轮椅快速地推出电梯，进入白宫二楼的中央大厅。

“这儿有人吗？”他的声音非常宏亮。

虽然总统的身后跟着一个黑佣人，但他还是自己推动着轮椅，沿着西向的长廊，进入了自已的起居室。他身后是一整条长廊，这条长廊经过林肯卧室，直达白宫东头的窗户。总统看见米塞·玛格丽特·拉汉德正向他走过来。她当他的私人秘书已将近二十年了。米塞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此刻她穿着蓝色的紧身衣裙和高跟鞋，正快速地朝总统的起居室走来，当她的目光同总统的相遇时，她微笑了。

“一切都准备好了，总统先生，”佣人将装有轮子的鸡尾酒桌推到他面前说，“冰块、冷冻过的杯子……”

“啊，妙极了，亚瑟，”总统说道，“谢谢你，看看周围还有谁，好吗？”

佣人立在门边，待米塞走进来后才急速地向长廊走去。米

0078/23

塞走到总统身边，弯腰吻了吻他的脸颊，总统也深情地拍了拍她的手背。他的注意力已经放到鸡尾酒摇瓶、冰桶以及整瓶的味美思和杜松子酒上了。

“哈里可能就在白宫的什么地方，”他对米塞说道。

“我想是的。”她坐在背靠窗户的沙发上。

“哈里·霍普金斯是不会错过一次马丁尼酒会的，是吗？”总统说着打开了一瓶味美思。

“他总是有自己的理由吧。”米塞回答道。

“他和我妻子一样，为了达到某个目的，总是能找到一百万个理由的，”总统开玩笑地说，“我现在认为这个就是最好的理由。”他摇动了一下手里的摇瓶和酒瓶。

总统从酒瓶中把味美思倒进一个杂色玻璃杯中，用一种严肃的眼光注视着杯子里的酒，然后，他把这些味美思倒进一个很高的银白色的摇瓶，随之，他再把杜松子酒倒进玻璃杯。每一次，他都准确地把杯中的酒倒到同样的高度。总统把他的杜松子酒和味美思混合的时候总是全神贯注、一丝不苟，就象是一位配制药物的药剂师。他的比例是七比一——七杯杜松子酒，一杯味美思。他用夹子往摇瓶里加进冰块后，便盖上盖，开始摇晃。

米塞用一柄小叉子把橄榄分别放进两个杯子。

“如果我们能把国会放进这个摇瓶，放些冰，再摇一摇，”总统一边活泼地摇动着手里的马丁尼酒，一边诙谐地说，“那一定不坏。”

“他们应该回家避暑去了，”米塞说，“华盛顿炎热的夏天

把议员们一个个都弄得萎靡不振。”

总统不停地摇着摇瓶。不久，那个银白色的容器里便起泡了。

“啊！哈里来了。”

哈里·霍普金斯穿过大厅，向他们快步走来。霍普金斯又高又瘦，是一个面部表情很严肃的人。

总统把马丁尼酒分别倒进各人的高脚酒杯，“哈里，”他招呼道，把一个酒杯举给霍普金斯，“来尝一杯吧。”

霍普金斯感激地坐在长沙发的另一端，远离米塞。他伸手拿过去一个烟灰缸，摁灭了手中的烟，“斯大林……”他说。

总统用一个高举的手势打断了他的话，“……一会儿功夫，上等的马丁尼酒就会变味。”说完，他举杯一饮而尽，“让他靠边点吧，哈里，我们也有权利在一天里过一个小时平静的生活，而不去讨论斯大林呀，希特勒呀……或者约翰·L·刘易斯什么的。”

米塞用夹子把冰块放进一个矮胖的杯子，把马丁尼酒倒满了一杯，然后喝了一口。

霍普金斯累了，他倒在沙发的靠背上，“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个新闻短片，”他说，“卢·格里克^①在扬基运动场做了个告别演说，”他摇了摇头，呷了一口酒，“很动人，很动人啊……”

“我们给他去了一封信，”总统说。

“国鑫也给我们来了一封信，”米塞说道。

① 美国著名的垒球名星——译者注

“啊，对了，”总统说，“你知道，哈里，乔治国王在这里一定玩得很痛快，不论是正式的访问还是其它的活动，都是如此。”总统露出一笑，“我不会忘记那次野餐。国王那天特别高兴，他对王后说：‘棒极了，亲爱的，’我不知道他是否真是那么想的。”

“让英国国王和王后在你母亲家做客，老太太感到十分荣幸，”米塞说道。

“妈妈是很高兴，”总统说道，“她甚至嘲笑那些从芝加哥来的激进分子和他们的恐英病呢。”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去同那些个愚蠢的见解纠缠了，”霍普金斯说，他闭着眼睛，用手指按了按他的鼻翼，“希特勒将在东欧的政治气候发生变化和波兰军队集结以前就进攻波兰。波兰沦陷后拯救欧洲的任务就落到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身上了。——问题将会这么提出来：我们将站在他们一边吗？”

“这个你很清楚，哈里。”总统回答道。

“我们不能让英国受到希特勒的蹂躏。”米塞说，“否则，我们上哪儿去弄马丁尼酒或者英国佬呢？没有苏格兰的威士忌和伦敦的杜松子酒，那文明世界会成什么样子呢？”

总统开心地笑了。霍普金斯意识到总统真疲倦了，不愿意再进行那些紧张的讨论了。哈里面带微笑，不住地点着头。他们俩都很感激米塞·拉汉德。因为她又一次天才地在他俩都需要的时候插入了这么一段轻松、幽默的评论，从而使气氛得到了缓和。米塞紧握了一下总统的胳膊，跟他对视了一下，她看到总统又恢复了轻松愉快的心情。

“芭布丝，”总统说道——他指的是罗斯福夫人——“在纽约打算要收容那些饥民。”

“我想上那儿去看看，”霍普金斯说。

“有时候，我自己也象那些人一样，”总统说，“我上这儿来也是为了吃饭。可是，当人们在这里吃过一餐饭后，就没有人愿意再上这儿吃第二餐了，除非莱斯比夫人还在白宫掌杓。”

他们继续谈论着。总统的私人医生麦金太尔上校也加入了他们的马丁尼酒会。总统再一次配制马丁尼的时候，电话铃响了，米塞拿起了话筒……

“很对不起，”她对总统说，“我想你会愿意接这个电话的。”

总统很勉强地放下了他的鸡尾酒摇瓶，从米塞手中接过话筒。

“总统先生，”话筒中传出了声音，“打扰您了。我是特工总部的贝利。我要告诉您一个不好的消息。白宫的一位工作人员被人谋杀了。”

“谁？”总统担心地问道。

“一个不很重要的人物，阁下。我不知道您认不认识他，他叫菲利普·加伯，协助接待部主任工作。”

“我听说过他的名字，”总统说，“他是一个议员的儿子，最近他在楼下工作，是吗？”

“他大约是在两个月以前由接待部主任聘用的，”贝利说，“做了一名簿记员，工作是向白宫汇报用于工作人员的开支。”

“你讲讲案情吧。”

“呵，阁下，很不幸，人们发现他死在罗斯福夫人的一位秘书的房间里，就是那个英国姑娘。”

“帕米拉·露西·霍奇波纳？”

“是的，阁下。恐怕哥伦比亚特区的警察总部会为了这桩谋杀案审讯她呢。”

“什么，那怎么可能？”

“他们说菲利普是中毒而死，他在帕米拉的房间里喝了有毒的酒。那个姑娘承认酒是她配制的。”

“天哪！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也不知道，阁下。他们现在把她关押起来了，准备审问她。”

“你现在在哪里，贝利？”

“警察总部。当他们知道被杀的人是白宫的工作人员后，立刻就把我叫来了。”

“好的，你就留在那儿，贝利，继续留在那儿。随时把情况通知我。”

“他们问，您对这件事有什么指示吗？”贝利说。

“什么？因为他们都是白宫的人员吗？在他们审问那个姑娘以前，我只能说他们这样做是对的。我不会同意他们敷衍了事地处理这个案子。”

“那好吧，阁下，我将留在这儿，有情况再给您打电话。”

总统放下听筒的时候，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他向在座的人们解释了他听到的一切。

“帕米拉·露西·霍奇波纳……”米塞沉思道，“漂亮的小

⑦

姑娘，很难相信她会杀死一个男人，我决不相信她会做出那样的事情。”

“加伯，”霍普金斯皱着眉头说，“就是弗兰克·加伯的儿子吧？”

总统点了点头：“我从一些细小的事情上观察。他跟他父亲一模一样。”他又开始摇他的马丁尼，“如果真是帕米拉杀死了加伯老板的儿子，他非把绞绳套在那个姑娘纤细的脖子上不可。幸好她是在这儿，而不是在新泽西州。”

“弗兰克·加伯的儿子怎么会在白宫工作的呢？”霍普金斯问道。

“呵，那是吉姆安排的，”总统说道，“细节我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是弗兰克打了个电话给吉姆，要求他做出安排，让他的孩子能在这儿工作，还叫吉姆好好地关照他的儿子，我猜他会这样做的。吉姆想要巴结加伯，尽管他不想让议员的儿子分享他的权益。他让菲利普做了接待员的工作。据说这个孩子将会算出我们这儿的伙食开支为什么这样大——为什么我们花了钱却得不到应有的食物。”

“认真地说，小加伯还是一个不错的簿记员呢，”米塞说，“他检查过胡佛时代以来的帐簿，包括伙食开支、维修费用、工资等。”

“他在里面发现了什么问题吗？”霍普金斯问道。

“他发现特工人员侵占了白宫的伙食预算，尽管他们在财政预算中有伙食补贴。”总统说，“当然，这件事我五年前就知道了，那是他们额外的津贴。看起来，菲利普的死跟那一类事

无关。”

“会不会有人想通过杀死菲利普来打击弗兰克·加伯呢？”

霍普金斯问道。

“最好不是那样，”总统说，“不然就成了我的政治丑闻了，虽然菲利普·加伯只是接待处的一个小小的簿记员。”

“我觉得菲利普和帕米拉的关系已经超过了一般的朋友关系。”米塞说道。

“那么，是情杀了？”麦金太尔上校问道。

“是会有这种可能性的。”米塞回答说。

“罗斯福夫人在哪儿结识帕米拉的呢？”霍普金斯问道。

总统把新调配好的马丁尼酒倒进各人的杯子里。他说：“帕米拉是芭布丝身边一位能干的姑娘。她大约是三、四个月前到美国来的，当时，她是克里坦登伯爵夫人的随从人员。伯爵夫人带了她的两个孩子到美国来旅行，帕米拉也跟着来了。”

“她是孩子的保姆吗？”

“不是的，”总统说，“是家庭教师。他们在海德公园过了一个周末。那位伯爵的父亲曾经是我母亲的一个朋友，因此，伯爵夫人同芭布丝以前就见过面。这次她们来美国，芭布丝邀请了她们。她们见面后，帕米拉给我妻子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就这样，芭布丝把她留在了白宫，做了她身边的一名工作人员。那位伯爵夫人赞成帕米拉留下，还说这将使她有一个不平凡的经历。帕米拉是四月份跟在芭布丝身边工作的。她当时打算在这儿呆一年，我想就是这么一回事吧。实际上，我只见过她几次面。我可以告诉你，哈里，她是一个漂亮的姑娘，一个出色

的美人儿呢。”

“她是由政府发薪金吗？”霍普金斯问道。

总统把询问的目光投向米塞。

“她是由罗斯福夫人私人付给工资。”米塞回答说，“她正式的工作是负责管理罗斯福夫人的报刊。”

“谢谢。”霍普金斯说。

“很难想象帕米拉·露西·霍奇波纳会毒死菲利普·加伯。”总统沉思地说。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案子，您千万别感情用事，把自己也卷进去了。”霍普金斯警告说。

总统点了点头，并举起了他的酒杯。

当佣人帮助他洗过澡后，总统穿上了宽松的睡衣。佣人把盛晚餐的餐碟送进了他的卧室。总统舒服地靠在两个肥大的枕头上，并用搁在腿上的餐碟进晚餐。身穿浅蓝色睡袍的米塞则坐在床前，用另一个餐碟进晚餐。这是他们多年来的习惯了。

“我的思想还是不断地回到那个姑娘身上。”总统说，“她将忍受多么痛苦的考验啊！她这会儿可能已经被关进监狱了，除非他们已经证实她是无罪的。”

“如果罗斯福夫人在这里的话，她一定到警察总部去了。”米塞说。

“是的，可以肯定地说，她明天早晨一定会上那儿去的。”

“明天的日报将竞相登载这一新闻。”

“我希望我能让芭布丝远离这个事件。可是，如果她能够

帮助那个姑娘的话，我当然希望她能帮她一把，只要不会在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总统说。

米塞微笑了，“在这个事情上，恐怕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她平静地说道。

他们俩边吃饭边收听新闻广播，也许是菲利普·加伯之死未能引起记者们的注意吧，广播电台没有提到这个事件。米塞把一叠唱片放进维克多留声机里（这台留声机同收音机是装在一起的），德伏乍克交响乐柔和的旋律给他们的谈话带来了愉快的气氛。

他们谈得更多的是乔治六世国王和伊丽莎白王后的访问。王后高雅的风度、华贵的皮裘和首饰给米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发现国王是一个“迷人的小伙子。”总统听后哈哈大笑，他说国王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腼腆的、可爱的男子。

电话铃响了。

“贝利。”米塞说，她把话筒递给总统。

总统把烟嘴放在一边，接过话筒，“是我。贝利，有什么消息吗？”

“非常复杂，总统先生。”话筒中传出贝利的声音，“非常复杂，恐怕还叫人很沮丧呢。”

“是吗？”

“是的，阁下。当他们把她带进去时——我说的是帕米拉，——每一个人都倾向于同情她，她是一个漂亮的姑娘，总统先生。”

“是的，贝利，我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

“阁下，应我的要求，他们通知了英国大使馆，说是有一个英国臣民因为一桩非常重大的案子涉嫌被捕。大使馆马上就派来了一位官员。他一直呆在这儿。与此同时，大使馆将这件事情电告了伦敦。大约在十五分钟以前，大使馆收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回电。阁下，看起来，帕米拉不是象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无辜的姑娘。伦敦警察厅把她当成了一次珠宝盗窃案中的一名主要嫌疑犯。那个案子去年冬天发生在英国。”

“啊，天哪！”

“阁下，还不止这些呢。伦敦警察厅把菲利普·加伯当成了另一名主要嫌疑犯。”

“加伯？那怎么可能呢？”

“呵，阁下，加伯在英国呆了大约一年，直到今年春天才从那儿回来。他和帕米拉·露西·霍奇波纳那时都受雇于克里坦登伯爵，而且……”

“帕米拉是伯爵家的一名家庭教师，”总统说。

“是的，阁下。菲利普·加伯在伯爵那儿也是做簿记员，就是他在白宫做的同一种工作。伦敦警察厅说，加伯是一个行为不端分子，他在伦敦有一些污七八糟的关系。总之，他和帕米拉一样，在宝石盗窃案中是一个嫌疑犯。伦敦警察厅认为菲利普在那次失窃案发生后不久就离开了伯爵，并于六个月后在华盛顿又同帕米拉聚在一起，也是十分可疑的。”

“嗯，帕米拉同菲利普的关系亲密到什么程度呢？”总统问道。

“阁下，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帕米拉的房间里幽会，他们

的关系是不正当的。”

“真不幸啊！”总统叹道。

“加伯议员一直在这儿，阁下。”贝利不快地说道。

“我猜想他会这样的，”总统说，“你再说下去。”

“开始时，他要求采用一切可能采用的严厉手段惩罚那个年轻的姑娘。当人们告诉他说，他的儿子在英国因为一件宝石盗窃案而涉嫌时，他就不辞而别了。”

“我猜想他会这样的。”总统又一次这样说道。

“事情此刻就发展到这一步，总统先生，”贝利说，“这个案子看来不是那么简单的。”

“他们对那个姑娘干了些什么？”

“当人们听说她有可能参与了那次盗窃案后，原先对她的同情心立刻就烟消云散了。据说在伦敦以南的伯爵庄园里，一大批宝石在那次盗窃中被人全拿走了。其价值相当于五十万英镑，那是多少？——两百多万美金。伦敦警察厅一直认为那是家贼所为。总之，帕米拉被当成了杀人嫌疑犯。几分钟以前，他们把她关押起来了。”

“她否认那一切与她有关，是吗？”

“啊，她是一个非常顽强的年轻女人，她受审时没有哭。听说当她得知加伯死了的时候，她哭了，但从那以后，她没有哭过。”

“我想，现在记者们都上你们那儿去了吧，”总统说。

“他们团团把我围起来了，总统先生。”

“呵，我们对此事一无所知，是吗？贝利，除了人们告诉

我们的那些事情。”

“是的，阁下。我们啥也不知道。”

“你是一个观察员，贝利。不要给别人抓住辫子。要是有人问我的态度，很简单，你就说，我主张彻底调查事情真相和秉公执法。你听清楚了吗？这件事情没有任何政治意义。你说对吗？”

“完全正确，总统先生。”

“很好，别做任何可能让人抓到把柄的事。”

“我们完全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的，总统先生。”

“贝利，”总统说道，“在我的一生中，我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公正无私过。”

2

埃莉诺·罗斯福没有关门的习惯，尽管在白宫有那么一些人不同意这种说法。她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的坚定的步伐表明她不耐烦去关身后的门。当她在七月早晨的阳光中走进白宫的时候，她的步伐显得比往常更加坚定。在纽约，她取消了一个早宴，赶上了开往华盛顿的早班车。她走进白宫西厅时，手里拿着一个大号的麦秆编成的手提包，里面装着《时代周刊》、《每日新闻》和《邮报》。她戴着一顶白色的草帽，身穿带粉红色花朵的夏季绉绸礼服，手戴白手套，脚着低跟白凉鞋。罗斯福夫人向椭圆形办公室外的格雷斯·托利的办公桌走去，当托利小姐站起身对她微笑，正准备向她道早安和评论一下天气的时候，罗斯福夫人性急地截住了她的话。

“格雷斯，我必须马上见到总统，现在谁在同他谈话。”

米塞从办公室里走出来。“早上好，”她说，“总统正在同参议员乔治先生谈话，我能不能……”

“啊，米塞，你读过这些故事吗？”罗斯福夫人把报纸从袋中拿出来。